絜齋家塾書鈔

二

皋陶多所獻納故言謨禹却專於平水土理會地平天成底事故言功矢陳也展盡底蘊更無一毫隱匿不盡之意謂之矢純全備具更無一毫虧遺不到之處謂之成若使皋陶之謨猶有懷而不盡禹之功猶有毫釐欠闕不可以言矢不可以言成申重也皋陶所以能矢厥謨禹所以能成厥功皆緣是有一帝舜在上方謨之未矢功之未成所以能使之矢且成者帝舜也及謨已矢矣功已成矣帝舜之心猶不已焉

故謂之申申者重複不已之意聖人只是一箇不已即這不已處便是聖人唐虞之道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唐虞之道所以極盛亦惟不已而已欲觀帝舜申之處合三篇觀之便可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直至終篇猶是皐陶賡歌此可見其申之處三篇本合而為一所以孔子序書將此二句并敘三篇到底方才見得當子細看箇申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文德教命大畧只是聲教敷于四海者言其聲教迄于四海之遠也故人多說這四海二字中國居其中環四方皆海也極天地之所覆載可謂至遠矣而聲教無不及焉古人非虛言也如奄有四海蓋實有此事曰敷于四海則實無不及也觀此如何不與天合德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但子細玩味此數句可見敷于四海處可見其治之蕩蕩巍巍處承繼也禹之德與堯舜之德脗合無間所以能繼承二帝之統若使其道有一毫不相似中間畧曾間斷不可以言承矣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君臣皆欲盡其道此是第一件難事須

是知其為難臨深履薄之念斯須不忘庶幾能盡其道稍以為易而忽之則不知其難將見君不君臣不臣矣君臣克艱於上則朝廷政事無不修舉故謂之政乃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故謂之黎民敏德這乂字與敏字便是這艱字在我者少有放漫政事便有欠闕黎民便有怠心敏不特是速有黽勉不已之意速亦在其中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蓋所謂司牧之責非但衣之食之而已孟子養生

喪死無憾只是王道之始須是天下皆歛於德皆為
善人君子方可以無愧於君師之任唐虞之時比屋
可封成周之治人有士君子之行必如此則君臣之道
盡矣若使朝廷政事有不修舉羣黎百姓有不徧為爾
德君何取於君臣何取於臣君臣之間兩失其道矣
嗚呼斯其所以為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平日在克艱上做工夫今一聞禹之言有會於心曰允若茲信其如此也於是舉堯所以克艱者言之嘉言罔攸伏者忠嘉之言悉上達而無有隱伏也後世天下有嘉謀嘉猷而不得上達者何限今觀此一句須當思何故能如此必是人主中心好之然後在彼方能無隱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四海為天下君

廣大也運行也言其廣大運行也變化無方謂之聖聖而至於神妙不可測謂之神凡發強剛毅皆武也寛裕温柔皆文也戡定禍亂此是武禮樂文章此是文但不止此耳廣運二字便是克艱二字既如此廣大而又運行不已所謂聖人只是不已看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之後猶且稽於衆舍己從人萬邦咸寧之後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所謂不已也惟其

高富貴之極此豈易事要須盡其道乃可自三代以
後人主鮮有知君道者其間欲治之主亦不過知得
三五分若是真箇知得必是堯舜三代可也讀書當
識綱領如讀此處便當理會得如何是君道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者順此道也從逆者逆此道者也大凡順這道
理便吉逆這道理便凶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能行此道所謂惠迪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

下君非吉而何所謂道不過只是眼前底道理聖神武文皆其所當然者順是而行吉孰大焉有形便有影有聲便有響形即影也聲即響也惠迪即吉從逆即凶也試反而思之凡有所為無不順道當是之時其心安其體泰所謂心廣體胖非吉而何如此則鬼神亦享之天命亦歸之凡有所為皆逆此道當是之時仰有所愧俯有所怍非凶而何如此鬼神亦不汝饗天命亦不汝眷由是知順道之時吉已具焉從逆之

時凶已萌焉皆吾之所以自取非由外求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虞度也方四方未寧民生未安必反覆虞度何以寧

四方何以安民生及中國既治邊鄙寧謐則是無可

虞度之事當此之時此心最易得不警戒雖是聖人

朝夕警戒不怠然畢竟時節不同此心猶恐因時而

不害其為法度流而忘返便是失法度也任賢勿貳言知其為賢則當斷然任之也去邪勿疑言知其為邪則當斷然去之也夫賢之與邪猶黑之與白本有定論賢者顯然當任邪者昭然當去初心本自明這貳與疑皆是後來如此勿之一字言其不可貳不可疑也疑謀勿成亦是此意大抵人心本自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疑苟有所疑便當勿成人惟用心不剛停蓄於此所以成其疑謀者多矣這疑處

可為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怠是怠惰荒是荒唐無怠無荒即警戒之謂也人主不敢怠荒則雖遠夷之人孰不慕義而來王乎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今日又不知其在位幾年矣意舜是時春秋已甚高而伯益之戒如此至教之以無怠無荒蓋雖是聖人稍不警戒便有過失此心不可頃刻放失也今觀益之稱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玩其辭氣尊之如天至於戒舜不

曾如戒一中才庸主然道只是一箇道理堯之聖神
文武先原是儆戒中來儆戒不怠行之也久習之也
熟所謂聖神文武已在是矣是故求道初不在高遠
只在眼前一部論語只是眼前道理所謂固有神妙
不可測處然却不可於這上面求躬行於其至易至
近者求焉則所謂神妙不可測者當得之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念者念念不忘也書中多說此字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曰念茲在茲皆不忘之謂也且修身之道要須是能念然後其德日進人主治天下亦須念念不忘天下然後天下始治稍有怠荒便不能念才能念則所謂逸遊怠荒這許多事自然是無古之人主造次顛沛無頃刻不在天下所謂念只是要勿忘了德

惟善政人主之治天下皆政也然必根源於德方是善政只是外面做事有不本於德者未足言善政也所謂善政只在養民養之一字意味甚深長使天下皆在生育之中如天地之養物且萬物盈於宇宙間皆天地養之之功也聖人之治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猶天地之於萬物然匹夫匹婦鰥寡孤獨有一人不能自遂不可以言養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學者須當致思如何是聖人養民處予之以粟帛結

之以恩惠未足為養也養民廣大之時須還是唐虞三代漢之文景賜田租勸農桑亦可謂養民矣然猶未盡得聖人養民之道要之亦賢於後世所以只說文景務在養民文景而下便說這一字不得武帝窮兵黷武可以謂之養乎宣帝嚴刑峻法可以謂之養乎後世人主孰不治民然未嘗養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下是養民之事此六者皆生民之所日用須是聖人在上與之理會故曰惟修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此只舉其綱領其中條目則至纖至悉觀周禮一書可見如溝洫澮川與夫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之類皆是理會水事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皆是理會火事如築治鳧㮚段桃之工是理會金底事輪輿弓廬匠車梓之工與夫山虞林衡所當斬伐厲禁是理會木底事如土會辨五地之物生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土均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土化物地相宜而為

事之間有所未安則必有悔吝非可以言利也厚生者生不特是其形生善心常不泯沒是謂之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此豈食之衣之能全其身於天地之間而已哉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雖生無以異於死若以為生止於養其形則水火金木土穀所以生之者亦足以矣何必又說正德利用厚生人未嘗不生也須是能厚其生始得惟和者薰烝陶冶使之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是之謂和九功者言其皆

底於成績也六府三事有一些欠闕有一些不修不和不可以言功九者皆備而底於有成是之謂功九者之功至於惟叙所以形於歌謡不能自已夫民之歌此非可以勉强為也要須是出於其心之自然孟子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成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只是唐虞三代之時有此在後世則罕聞矣只觀行葦既

醉諸詩真所謂治世之音康衢之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皆懽忻悅懌之情發見於詠歌謳吟之際此極不易得惟漢至文景盖庶幾焉所謂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狀本朝咸平景德間亦有這氣象必至於民形於歌謡方是九功敘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休近於賞威近於刑不賞刑而曰休威言賞罰則無甚味言休威則其意深長也畢竟治天下賞罰亦不可廢欲民之知所趨豈可無賞欲民之知所避豈可

無刑戒之用休使之有所慕而知所自勉也董之用
威使之有所恐懼也這箇自是無不得但有前面許
多方才可用賞刑無前一節便說賞刑非所謂正德
也雖然此二句言於前固不可言於後而無下面勸
之以九歌一句亦非所謂正德也此九歌即民間之
九歌也古者採民言而寓於樂即民間之歌謠而播
之樂章還以勸之今三百五篇或出於小夫賤隸婦
人女子皆是塗歌里詠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

人深也勸之以歌不與言語相似若使人主諄諄然以言語勸人未必能感動勸之以九歌所以鼓舞動盪深入其心術之微也今之歌曲非正聲也然亦足以淪人之肌膚浹人之骨髓況先王中正之音乎有這許多然後九功可以不壞俾者使也所以使九功之勿壞也唐虞三代之時只是一箇勿壞所以禹首發語曰帝念哉言其當念念不忘使之至於久遠而不壞也才不致念便有欠闕便是壞也六府三事無

一之不修不和至於秩然有序歌聲並作而又戒之董之勸之必至於久而不壞如此方是德政方是養民養民之事備於此矣觀此一章想像當時之民生長於泰和之中其氣象如何哉想夫仰事俯育之具皆充足有餘無復有憾不特衣食充足而已而又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歌謡之音洋洋盈耳所謂歎息愁恨之聲無有也養民之功至於如此寧復有一毫之虧乎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後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是宅帝位又三十三載是九十三歲也古之帝王必享高壽也工夫既到有可延年之理後世所以少得高壽蓋緣平日失所養私喜怒妄念慮所以戕其生者多矣倦勤非志氣之

倦乃血氣之倦也大抵有志氣有血氣此二者不可
不明辨無老無少者志氣也少而壯老而衰者血氣
也聖人之志氣雖至老不倦然筋力形體有不可勉
强者故雖聖人其血氣老而必衰舜之血氣較諸常
人已大故不倦年至九十猶尊臨天下日酬萬幾豈
非血氣之異常而能之乎但至于耄期雖欲勉强有
不可得者若論舜此心則何嘗少倦此事須要講之
至精不可認血氣為志氣舜倦于勤而禹却能不怠

勤之一字不可輕看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成王夙夜罔或不勤且君道之尊不躬親庶政而所勤者果何事學者要當思而得之蓋緣此心不可一念不存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要須常常兢業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之謂勤勤則其德日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勤而已矣今日有過失皆緣不勤之故禹亦只是一個不怠所謂克勤於邦曰朕德罔克觀此四字便見禹

不怠處便見得大禹之心且禹之功業可謂極矣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州滌源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有如此功業而禹之心常若不足以為吾之所成者功而已矣而非德也外面雖有如此功業至於切身利害處却尚有欠吾之德罔克誠不如皐陶之邁種民之依我誠不如懷皐陶禹平日此心常以此不足故見之於言如此此是禹心腹腎腸間說話諷誦此數句豈不足以見禹

之心非惟足以見禹之心亦足以見臯陶之心彼其孜孜種德所以用工者深矣帝念哉言其不可忘臯陶也舜固非忘臯陶者然今總朕師之任不及臯陶而及己是帝未念臯陶也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罔或干予正言天下無人干我之正道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只是五教五教即所

天下猶有不善是明刑之責也人莫不有所期如射者期中於的所期高者其至必高所期遠者其至必遠苟無所期則亦終於卑汚蹇淺而已觀期之一字想見一夫不獲臯陶必曰時予之辜惟其心足以風動天下民協于中能使天下皆為皇極之民用刑之效顧如此其大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皆有此中也有事於此少過焉皆知其為過少不及焉皆知其為不及必至於至中不偏的當恰好然後人心始

無憾不特賢者智者為然愚鄙小人亦然不特士大夫為然工商走卒亦然此可見人心皆有此中也民協于中者舉天下皆歸于中皆為皇極之民也夫皋陶以明刑為職耳何以能使民協于中此無他只緣皐陶之刑既協于中所以能使民協于中彼其用刑之際此心清明如明鑑然斟酌審諦輕者從輕重者從重毫釐之不差夫如是民安得不協于中皐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後世之刑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濫

及臯陶之刑何獨有罪無罪之不誤而已直是更無一毫之差彼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只是用刑之所致吾是以知臯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懋勉也便只是勤與不怠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要君上之道君臨萬邦茍不知執要是自同於臣下失為上之體矣以上臨下居君上之位其道必簡臯陶戒舜曰元首叢脞哉叢脞者不簡之謂也文王罔攸兼於庶獄庶慎此文王之簡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知簡之可以南面則知君上之道貴乎簡也明矣此等皆不可輕看如臨下以簡此四字是萬世君上之大端周公立政一書專是此一句後世人主皆失之好詳漢唐賢君如宣

善而不自知苟促迫之則民雖欲為善難矣故寬以養之克寬克仁撫民以寛古人多說這寛字後世惟漢髙稱寛大長者古人之寛非後世之寛也後世之寛多失之縱弛古人只是一個寛大曰御衆以寛者如御馬然操縱皆在我若是縱弛豈所謂御乎簡亦非簡略簡略則失之於不周客簡略之簡非真簡也縱弛之寛非真寛也纔是圂愡既得此大本則見於臨下之時自然真是簡見於御衆之際自然真是寛

兩端也觀此便見聖人之時中處觀舜與皋陶之問答須要知君無臣不得臣無君不得人君雖有此欲然無臣下輔佐何以達於天下至於人臣若非人君主張亦無可為之理所以禹皋陶不得舜自以為已之憂人主之憂只憂此耳蓋此等未得吾一人亦不能自治其天下至於自古人臣不遇明聖之君則亦終身不出若出來亦須輔佐其君使至於罔愆之地如太甲之不賢伊尹盡心輔翼必使至於克終允德

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舜稱臯陶民協于中為時乃功臯陶復歸於舜以為帝德罔愆之所致舜猶以為俾予從欲以治汝之休也反覆玩誦而君臣相須之義見矣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之本性初不如是今至於
汎濫衝溢浩浩滔天為民之害者此必我之所以感
名者有未是也故舜以為儆予分明是天以此警戒
人主大凡災異皆非外物皆是這裏物事日月剥蝕
星辰失行水旱為災如此之類莫非有以感名之一
毫欠闕災異隨應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致何
以見天人本一致只緣此心無天人之殊天得此心
而為天地得此心而為地人得此心而為人今但為

曉得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二句誰不愛其子禹則啟
呱呱而泣而弗子誰不愛其家禹則三過其門而不
入禹非有心焉也切於為民心專在治水忘其為家
與子也其心如此可謂勤矣為國之念若是其勤至
于處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儉又有如是者
此可以見得大禹之心大禹之心惟夫子知之此處
皆是萬世不易之至理不自滿假假大也言其不自
滿不自大也不矜不伐注家以為自賢曰矜自能曰

之其當喜耶不當喜耶當怒耶不當怒耶方其聲色
之接反而以道理觀之其當好耶不當好耶是非美
惡昭然甚明所以知此是非美惡者誰歟此正吾之
本心此所謂道心也只是道心隱微不著人心既危
道心又微然則當如之何惟精惟一者此聖人之所
以用功也精是精細一是純一十分子細不敢一毫
忽畧是之謂精聖賢工夫直是精密令人所以有過
不精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

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自後世為勢位所惑遂見君尊民卑才見民卑便有輕視天下之心才有輕視天下之心便是危亡之機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周官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古人敬民何至如此蓋彼不為勢位所惑深知君臣相須之理見之也明是以畏之也至伊尹告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伊尹亦深見此理所以並而言之深知民之可畏須還是堯舜

三代之時漢唐治世猶有遺意是以一女子之言能除肉刑之法君民猶未甚隔絶也降及後世君臣之間且不相接況於民乎所以閭閻疾苦上之人皆莫之知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以天下相授受其命告之辭不過只是欽哉字慎字敬字蓋為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為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為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

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為聖人願為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耄期倦于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强而不可得人主纔倦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却有大

輕者亦不過曰言語不可不謹耳孰謂其可以興戎

舜直至謂兵戎之興在乎言語之間以見其致謹如

此後世人主言之輕發至於名兵戎者有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官占惟先蔽志此一句是萬世卜筮之大法我之志

此一段要知萬世卜筮之大法神宗堯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㑹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昬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逺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雖受命於神宗然舜在上禹只是攝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舜既攝堯位則禹亦只是攝舜位所以征苗之命仍出於舜而苗既不服誕敷文德實舜為之蓋堯舜相授受不如後世之禪位便不與其事所謂攝未是正為天子但攝行天子事爾理當如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主哉前此固嘗竄三苗

於三危矣又嘗分北三苗矣既誅其君赦其民以示
激勸復分其族類以示旌别之法至此而猶弗率故
不得不用六師以征之夫以二聖授受之初未遑他
務而首為征苗之舉似非所急不知蓋所以除天下
之害也然又須看他既竄三苗又分北三苗猶有未
率者然後始加之以兵苟未嘗教而遽征之豈聖人
之心哉禹乃會羣后誓于師觀禹之誓須合甘誓湯
誓泰誓牧誓費誓諸誓告之書觀之可以觀世變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禹所以數有苗之罪不過如此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禹所以誓師之辭亦不過如此至於甘誓便不同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禹之誓未嘗有此辭也成湯數桀之罪只湯誓一篇武王數紂之罪至泰誓三篇牧誓一篇至於費誓戈矛弓矢器械糗糧莫不悉數焉又加詳矣聖人之心雖無異然時自有不同風氣一日開一日故曰可以觀世變矣禹數有苗之罪雖不

過數語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既不能用君子而去小人民棄不保又不愛民舉此二事罪何逃焉天心愛民棄民而不保天所以降之咎也聖人深知有苗之罪天之所不赦故以六師加之此所謂天討也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只是說德泛觀天下萬物之理未有滿而不損謙而不益者以器貯水滿則必溢虛則能容有一毫自滿之心德何

但見己之未是不見父母之有過孜孜自勉祗敬之心發於夔夔齋栗之容雖瞽瞍之無道亦允若焉下一亦字盖言瞽瞍是天下之至無道至頑嚚者亦可感動至誠感神而况於有苗乎盖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愛其子者人之常情瞽瞍日夜以殺舜為事良心若幾於泯没然感動之至猶解允若良心未始不存也有苗雖傲然不服不知禮義不知君臣上下之分特其此心昏迷而然耳要其本然之良未嘗泯没夫安